PRIFYSGOL CYMRU
Y Drindod Dewi Sant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

Undergraduate assignment feedback form

(to be completed by marker)

Student Name: Manyu Yang	
Module Code: SICH5004 *Module title: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of Ancient China: Selected Readings in the Book of Poetry and Book of History*	*Student number:1903292*
For completion by marker: *Comments:*	
Marker's signature:	*Date:*
Provisional mark: ***NB.***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	

淺探《群書治要》為君之德——以《詩經·大雅》為例

姓名：楊墁鈺　學號：1903292　日期：2020 年 12 月 18 日

課程代碼：SICH5004　字數：3520

一.　前言

《群書治要》是在貞觀初年，由魏徵、褚亮、虞世南、蕭德言等大臣合編的一部治國寶典。唐太宗初登帝位，自覺從政經驗不足，故令臣下從隋以前諸家著述中選取精華，結集成書，作為治國參考。＜群書治要序＞言：「聖思所存，務乎政術。」[1] 故書中選文，皆以治國方略為主題。主題明晰，方能在區區五十卷中做到「採摭群書」、「網羅治體」[2]之博而要的效果。而《詩經·大雅》主論君臣朝政，和《群書治要》主題高度契合，＜詩大序＞云：「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3] 作為一種歷史記錄，《詩經》可謂極好的治國理政參考材料。三十一首大雅中共有十五首入選，也體現了魏徵等人對此篇的高度重視。本文將通過分析《群書治要》編者對《詩經·大雅》篇的取捨，淺談在編者心目中，明君應具備哪些德行。

二.　仁是為君之本

在所選十五首詩篇的入選文段中，雖不含一個仁字，卻處處透出仁的思想。筆者統計，有十二首詩直接含有「君王應心存仁厚」的意思。其中八首描寫的是正面例子，四首是諷刺昏君的不仁之政，正反例俱全，更為生動。而仁並非只是一種感情衝動，它的含義是深廣的。以下將從兩個方面總結《詩經·大雅》入選詩篇中所包含的學仁思想。

---

[1]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臺北：世界書局，2011 年），冊一，頁 14。
[2]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14。
[3] 〔漢〕毛亨著：《毛詩傳》，見〔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0。

（一）敬慎——仁者自愛

朝乾夕惕的精神在入選詩句中並不鮮見，這樣的敬慎實是自愛的一種體現，亦是成就仁德的根基。顏子云「智者自知，仁者自愛。」[4] 二者一字之差，在於期聖期賢之信心堅固與否。智者雖有自知之明，但若不信「人皆可以為堯舜」[5]，難免疏忽懈怠，安於現狀。因而要成就仁德，先須具備求道的志氣和信心，並時刻銘記先祖的教誨，以此自勉。此類正面例子，如《群書治要》所選，＜大明＞中文王的「小心翼翼，昭事上帝」[6]，＜假樂＞中成王的「顯顯令德」「不愆不忘」[7]，＜抑＞中衛武公的「敬慎威儀」「無不柔嘉」[8]，＜烝民＞中仲山甫的「令儀令色，小心翼翼」[9]，都體現出一個自愛之人敬天法祖，成就仁德的光輝形象。而自古帝王至功成名就之時，難免犯得志驕居而致失敗的錯誤。＜抑＞一詩的作者衛武公，可謂戒慎的榜樣。他在威望隨年齡增長的情況下，依然能謹慎自守，將衛國治理的井井有條，亦為後世臣民所稱讚。《國語·楚語上》記載：「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10]《群書治要》節選的詩句中，包含了他認為君應為民之表率的治國思想，正是＜大學＞中「一家仁，一國興仁」[11]的典範。細節上，眾臣沒有選取前半部分講述治國宏大方略的句子，反而選入了衛武公對行為，言語等方面的自我勉勵，足以見自尊自愛，注重細節對成就仁德的關鍵性。汪應蛟云：「抑戒聖學也……敬義之功，於是為至矣。」[12] 期聖期賢的仁君皆應以衛武公為榜樣。

反之，如果缺乏對自身的期許，處上位者就很容易在慾望的滿足中甘於墮落，脫離仁的軌道。《群書治要》對＜蕩＞一詩取捨也體現了不自愛，不敬祖是君王最嚴重的過失之一。《毛詩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

[4] 《孔子家語》，見王德明編注：《孔子家語譯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00。
[5] 《孟子》，見〔清〕焦循撰：《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810。
[6]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38。
[7]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38。
[8]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39。
[9]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40。
[10] 《國語（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551。
[11] ＜大學＞，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868。
[12]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下）》（臺北：三民書局，2016 年），頁 706。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13] 孔穎達曰：「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14] 從詩中列舉的多項表現周室崩壞的具體現象中，魏徵等人選取了「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15]以及「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16]這兩項。所說均是君王放縱享樂，目無先祖而導致亡國之禍的內容。而諸如描述其暴虐，斂怨為德等內容的段落卻未入選。＜群書治要序＞言：「欲令見本知末。」[17] 由此可見敬祖自愛是本，亦是使君王免於墮落的核心。

（二）溫恭——仁者愛人

在此基礎上，君王須將一顆仁心擴展至對天下萬民。《論語》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18] 指出一位仁君在勤政之餘，更要做到以一顆真正仁愛慈悲的心對待人民，才能辦成有利於人民的政治。《群書治要》對＜文王＞一詩的取捨很好的突顯了眾臣對「愛民」這一主題的重視。裴普賢認為，此詩主旨「不外『敬事上帝，敬守祖德』八字。」[19] 而在入選的十四句詩中，描寫「殷之子孫助祭於京」[20]這段與敬天法祖沒有直接關聯的詩文就有八句，想必自有其深意。孟子曾引用此段詩以論仁政，認為文王施行仁政，廣得人心，而商紂王荒淫無道，民心盡失，故周朝取商而代之的歷史，表現了「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21] 君主只要行仁政，國家就會興旺。另一方面，余培林認為此段「示周之寬大，不易其常服。」[22] 雖然江山已易主，但殷商的子民來為周朝助祭時，周天子並未要求他們改頭換面，依然可以穿著傳統的商朝服飾，這也是一種仁愛之心。兩種理解都體現了為君應以仁待人的思想。貞觀初年正是朝政更迭之時，百廢待興。本段亦是提示唐太宗，不僅要以仁心對

---

[13] 〔漢〕毛亨著：《毛詩傳》，見〔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356。
[14]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356。
[15]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39。
[16]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39。
[17]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14。
[18] 《論語》，見〔宋〕朱熹著：《四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2016 年），頁 62。
[19]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下）》，頁 622。
[20] 余培林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頁 512。
[21] 《孟子》，見〔清〕焦循撰：《孟子正義》，頁 496。
[22] 余培林著：《詩經正詁》，頁 512。

待自己的子民，對前朝遺民亦須抱以尊重。

與之類似的還有對＜靈台＞一詩的取捨。屈萬里認為＜靈台＞是「美文王遊樂之詩」。[23] 詩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也多在描寫君臣共處的歡樂場面。而《群書治要》選入的卻是描寫建造過程的詩句：「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24] 孟子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25] 選取本段，重在突出文王對人民的仁愛使得政事順利進行的內容，其餘為次要。其他與愛民相關的入選詩篇還有描寫「周家忠厚」[26]的＜行葦＞，讚美宣王憂國憂民，禳旱祈雨的＜雲漢＞等。

而從反面角度突顯仁心之重要的例子，則要屬＜民勞＞。《毛詩傳》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27] 全詩僅開頭四句入選，卻已足夠體現在暴政的打擊下，百姓疲於奔命的中心思想。＜瞻卬＞入選的前十二句也是在細細數說幽王的暴政。這些例子都是從側面提醒太宗，要多為民著想，才不至於重蹈前人覆轍。綜上兩點，從魏徵等人所選《詩經·大雅》詩篇中可以看出，君王要具備效仿先聖的信心和志向，努力向學；同時能夠以父母之心慈愛百姓，做到自愛愛人，方可成為理想的仁君。

三. 智是識人之明

如果仁愛是君王修持自身德行的根本，那辨識君子和小人的智慧便是明君的耳目。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嘗言：「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28] 道出國家興亡之關鍵。《群書治要》所選大雅的詩篇中也有許多內容和忠奸之辨相關聯，下文將根據詩文，將所識之人分為臣子和后妃兩種來討論。

（一） 君子與小人

任用賢臣的正面例子有＜崧高＞和＜烝民＞這兩首詩。《毛詩傳》認為此兩首詩均

---

[23] 屈萬里著：《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8 年），頁 476。
[24]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38。
[25] 《孟子》，見〔清〕焦循撰：《孟子正義》，頁 546。
[26] 〔漢〕毛亨著：《毛詩傳》，見〔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267。
[27] 〔漢〕毛亨著：《毛詩傳》，見〔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337。
[28]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三十五，頁 920。

是在讚美宣王。[29] 尤其對＜烝民＞更直云是讚頌宣王「任賢使能」之德。[30] ＜崧高＞一詩因在文末有「吉甫作誦」「以贈申伯」[31]的句子，所以學者對＜毛詩序＞所持「美宣王」的見解有諸多爭議。孔穎達認為「雖為申伯發文，要是揔言宣王之美。」[32] 筆者採此說。＜崧高＞雖不似＜烝民＞直接，但文中反復提及「王命」「王錫」「王遣」等詞，表現了申伯受宣王重視的程度，反映了宣王選賢的能力。從＜崧高＞和＜烝民＞的入選詩句中所見魏徵等人對賢臣的判斷，實可以「貞心直道，忘軀殉國」[33] 來概括。入選詩句亦反應了，判斷君子與小人的一個重點在於看其心地是為公或為私。賢臣均心懷家國天下，凡事以民為本，而佞臣則常常不惜犧牲他人利益以為自己謀福。如選＜崧高＞中讚美申伯的部分有「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於四國。」[34] 是申伯心懷天下，無我為民的體現。關於＜烝民＞主角仲山甫的段落更為詳實，諸如「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35]，皆與前文提到仁君的品質相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36] 等句子生動刻畫了一個智仁兼備，勤勉忠厚的忠臣形象。宣王能發掘任用這樣的賢臣，確是朝廷之幸。

對於小人之害，則可參見＜桑柔＞一詩中入選章節。朱守亮認為，＜桑柔＞是「哀君之不順，國亂民困，而責佞臣之惡之詩。」[37] 全詩讀來，君子見小人當道，哀痛悲憤的心情躍然紙上。就入選詩句而言，筆墨著重在寫賢臣自歎生不逢時，進退維谷的心情，唯有最後四句是直刺小人的行為。如此安排，可以看出親佞遠賢的根源在於不聽諫言。賢人以公心辦事，有時言行會和王室的私利相衝突。如果君王心量不夠廣闊，難以納諫，小人當道的後果也就不難想象了。此外和納諫相關的入選詩篇還有

---

[29] 〔漢〕毛亨著：《毛詩傳》，見〔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418，1432。
[30] 〔漢〕毛亨著：《毛詩傳》，見〔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432。
[31] 《詩經·大雅》，見〔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431。
[32]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1418。
[33]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14。
[34]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40。
[35]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40。
[36]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38。
[37] 朱守亮著：《詩經評釋（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7 年），頁 809。

＜板＞。

（二） 賢妃與哲婦

孔夫子嘗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38] 是對人們的警戒。魏徵等人也給與君王的夫婦倫以高度的重視，希望君主能選擇多親近有德行的嬪妃，而不要陷入專寵，或是聽信他人的別有用心之言。在大雅入選的詩篇當中，＜思齊＞和＜瞻卬＞一正一反兩個例子清晰地展現了「懿后良妃」與「亡國豔妻」的區別，令人警醒。在眾多歌頌周室祖先的詩中，＜緜＞、＜旱麓＞、＜生民＞等均未入選，卻獨選＜思齊＞，以其突顯后妃之德的意義昭然若揭。這首詩中對太任、太姜、太姒的描寫，均採用「齊」、「媚」、「徽音」等字詞，「齊」是莊重的意思，「媚」字「古訓為好，皆言其德之美」，[39] 都給人以端莊大方，賢淑內斂的印象，也表現了選妻應選賢的思想。

而對於亡國艷妻的描寫就更加具體生动。＜瞻卬＞的入選詩句有言：「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40] 這裡的哲婦指周幽王寵愛的褒姒。作者將褒姒這樣妖艷無德的婦女比喻為不吉祥的鳥，與上文所言賢婦的端莊內斂不同，這些無德之人好搬弄是非，所說皆是無益於人的兩舌惡口。如果君王不能夠加以克制，不去聽信枕邊風的讒言，國政就會被這些言論攪亂。此外詩中描寫無德的女子還有一個特點，即是「婦無公事、休其蠶織。」[41] 古代女子的本分是以相夫教子為重，而一些好權小人卻蠢蠢欲動，對國政「舍其蠶織以圖之」[42]，由此可見是否能夠安守本分也是判斷忠奸的重要標準。君王讀來，兩相對比之下，想必也會對這類女子提起警戒之心，不被美色所欺瞞。

四． 結語

＜群書治要序＞中所提到於治國而言重要的身份有四種，即是君王，臣子，士大

---

[38] 《禮記》，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802。
[39] 〔清〕馬瑞辰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二十四，頁 832。
[40]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41。
[41]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冊一，頁 41。
[42] 〔宋〕朱熹集注：《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292。

夫和后妃。這四種人當中，亦有各自人品好壞之分。作為一個賢良的君主，先修整好自己的德行最為關鍵。只有自己的德行好了，才能穩持心中那把尺，衡量一切正邪境界。而在眾多德行中，魏徵等人對於君王最大的期望是仁愛。一個能夠謹慎自愛，敬天法祖，並能以這顆愛心去愛萬民的君主，自然能夠辦好國家的政治。除此之外，君主的生活同樣離不開五倫。若想用好人，做對決策，就須依靠識人之智。在人事環境中不隨順自己的情感好惡，而是用一顆大公無私的心去面對，才能夠避免落入小人的圈套，達到親仁進德的效果。同時君王的夫婦倫也同樣重要。明君須認清女色之害，才不至於沉溺；清辨賢妃和哲婦的不同，方知取捨之道。

五. 參考文獻

（一） 古籍

1. 《國語（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2. 王德明編注：《孔子家語譯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
3.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5.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6. 〔唐〕魏徵、褚亮等合編：《群書治要》（臺北：世界書局，2011 年）
7. 〔宋〕朱熹著：《四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2016 年）
8. 〔宋〕朱熹集注：《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9. 〔清〕焦循撰：《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0. 〔清〕馬瑞辰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二） 現代專書

1. 屈萬里著：《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8 年）
2.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下）》（臺北：三民書局，2016 年）
3. 余培林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
4. 朱守亮著：《詩經評釋（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7 年）